

死者的女友于清华逼走了骆非的母亲 ③

悬疑推理



徐然著
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“原来杀人也没有什么难的。”骆非策划了一份完美的杀人计划，一个滴水不漏的瞒天过海妙法——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；没有目击者；没有指纹；没有杀人动机。可从那天开始，他却发现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，要把他推向地狱深渊……

在这个故事中，我们一边绝望一边又充满着希望，这是伦理与正义的碰撞、原罪与道德的拷问，亦是生者与死者的较量。最后带给读者的，是让人难以置信却又不容置疑的真相。

上期回顾

死者叫穆连江，男，四十八岁，职业是出租车司机。据同事称，死者没有家属，只有一个女友，女友叫于清华。于清华告诉警察，死者没有亲戚在这里，离了婚，不能生育。

聂宇和乔安南对视了一眼，又问道，“你们的财务是怎么算的？各管各还是混一起的？”于清华怔了一下，马上点头：“各管各的。”“也就是说，他有多少钱你并不知道？”于清华苦笑：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的女儿？她跟老穆住在一起？”于清华厌恶地锁紧了眉头：“她工作了，自己租房子住，她这几年都没跟老穆见过面。”“好吧，他有什么朋友，尤其是关系非常亲密的？”于清华很快地摇头：“不知道，我一年多前做了住家保姆，我们就很少见面了。”“哦，很少见面，这对两个人的关系可不大好……”乔安南露出了既像是关心又像是担心的老娘舅神色。

当天稍晚一点，穆连江的尸检报告送到了乔安南手里，和在第一现场初步估计的没有太大出入。尸体无明显外伤，没有挣扎抵抗过的痕迹。现场也未发现第三人的DNA样本。尸体脖子上的金项链完好，加上于清华和陈必振对穆连江所属物品的指认，基本排除抢劫杀人的可能。

另外，在现场发现的灰烬，经过技术人员的鉴定，认为是一张照片。从照片散落在尸体身上和面部的情况来看，属于穆连江死后，凶手所为。灰烬已经被揉碎，无法复原，照片的真面目不得而知。经过简短的案情分析会议，警方把这个案子初步定性为：仇杀。

在自己家宽敞舒适的客厅里，半靠在沙发上，看着索然无味却又总是故作离奇的电视剧，骆非的心里有些焦急。他不太确定于清华今天晚上会不会回来。听说只请了一天假，不过以她跟骆康国的关系，多请几天假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。毕竟住家保姆升级成小三，继而逼走正房太太，这个女人岂能没有两把刷子？骆非百无聊赖地抬头看着墙上的挂钟，已经是

晚上十一点过十分了。奶奶和父亲的鼾声此起彼伏。

于清华就在这个时候，轻轻开门进了屋。一看到骆非，于清华愣了一下，“小非，还没睡？”

骆非回过神似的看着于清华，“于姨，听说你家出事了？”骆非并不知道她和穆连江的关系，于清华想也没想，“是啊，一个亲戚，出了点事。”“是吗？什么事？严重吗？”她很爽快地回答，“没什么，去世了。”骆非肯定地看了她两秒钟，点点头，“节哀顺变。”

于清华拨弄了一下头发，“我，我过几天还要请假，去处理一下丧事。”“嗯，我知道了，我会跟我爸说的。”“那……我休息了，你也早点睡觉。”于清华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，正要离开，骆非又叫住她，“于姨，上次明明给我拿的那些药膏很好用，她那里还有吗？”

岳明明是于清华的女儿，一个二十一岁的傻乎乎的女孩，学按摩的，唯一特长是捏脚，目前在一家足浴房做足底按摩师。跟骆非说话，两句不到就开始脸红，总是磕磕绊绊的，大概跟她母亲一样，做着嫁给骆家的白日梦。“是吗？管用就行！我明天就让明明再给你送点过去。”

西式餐厅，骆非特意要了个角落的位置。他没什么耐心听岳明明讲心事，可他又不得不耐心。他在岳明明到达之前，还去了一趟洗手间，照了一下镜子。骆非的长相，白皙俊秀，眉目清朗，身材颀长，是现在流行的，具有中性气质的“花样美男”型，即便是他身上没有其他的附加值，单凭长相，他也自信对那些傻傻的青涩小女生具有不可抵挡的魅力。他在岳明明面前，永远有这个优越感。

岳明明来了，她的“焕然一新”让骆非大吃一惊。她的新，不是什么

新的衣服或是装饰，而是感觉，是气质。她不知什么时候换了新发型，头发留长了，齐刘海遮住她过宽的额头，两腮的曲线因为发型的关系也显得清瘦了很多。不，不止是发型，她确实瘦了，白色T恤衫好像还是以前买的，穿在身上有些空荡荡轻飘飘的样子，看上去倒有点惹人怜惜的味道。

他点了两份羊排、芥兰沙拉、玉米浓汤，还体贴地要了巧克力慕斯蛋糕做甜点。“我记得你最爱吃巧克力。”他审视着她。她是变化很大，可，对他来说，也没什么好遗憾的，她无论变成什么样，也无法遮盖她身为一个保姆女儿的事实……重要的是，他家的保姆！跟他爸爸私通的保姆！仅从这一点来说，他对她怀着的态度，只能是深深的厌恶。

骆非咳嗽了一声，“你最近很忙吧？还专门麻烦你给我送脚气膏……”他有脚气的事，岳明明是除家人之外，唯一一个知道的异性。可他很清楚，那只不过是因他不爱她，甚至讨厌她。

“不太忙。”岳明明没什么热情地说。“我听你妈说，你现在在上学？学的什么专业？”“犯罪心理学。”岳明明的表情忽然变得冷淡起来。“什么？”骆非哑然失笑，“你学这个专业干什么？在哪学的？”他知道岳明明只是中专学历，并不是家里条件不允许她继续深造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就是脑子太笨，学不会。没想到不学则已，一学就吓人一跳，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……丑人多作怪吧？他心里讥讽地笑了一声。

“现在还在自学，过一阵就要参加×大的自考。”岳明明平静地说。还挺像回事的！“嗯，那就好好学！有什么不懂的，可以问我。”骆非毛遂自荐道。岳明明点点头。

刘子光刚回家就惹上血光之灾 ①

热门小说



骁骑校著
山东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刘子光做保安的父亲在值班时被流氓打成重伤，于是他顶替父亲，成为一家物业公司的保安。他有一双所向披靡的铁拳，这注定他要生活在风口浪尖上。他单枪匹马击退了来小区闹事的黑帮团伙，却被物业公司老总当成了眼中钉。他飞车勇救被拐儿童，却因人贩子的意外身亡而面临起诉。他试图改变一群街头混混，却成了他们的带头大哥。他去解救人质，却又被卷入惊天银行大劫案……故事不断，高潮不断。

凌晨时分，刘子光走出北市市的火车站，漆黑的天幕上星光熠熠，出站口上方那昏黄的灯光将他挺拔的身影投射在广场上，刘子光大踏步地在路灯照耀下的街道上走着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八年了，终于回来了，不知道家还在不在，父母还好么，他们头发白了么，身体怎么样……想着想着，他不禁加快了脚步。

走到距离自己家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，刘子光忽然停住了脚步，目光落在街边一位保洁员身上。那是一个头发花白的大妈，穿着工装，戴着套袖，正清扫着马路。她不时弯下腰去捡起饮料瓶子和废纸，塞进一个蛇皮口袋中……“妈！”一声低沉的呼喊，让老人整理垃圾的手一停。她慢慢转身，黑暗中站着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，老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颤声道：“小光，是你吗？”

“是我，儿子回来了。”刘子光冲了过去。长期戎马倥偬的生涯已经将当年的文弱少年锤炼成铁铸的硬汉，八年来他流过血、流过汗，就是一滴眼泪都没有流过，但这一刻，热泪夺眶而出，铁骨铮铮的汉子竟然哭得像三岁孩子。母亲早已泪如雨下，抱着刘子光泣不成声，失踪了八年的儿子终于回来了。

刘子光的家位于本城有名的“高土坡”，是个脏乱差的棚户区。帮妈妈拉着保洁车回到家后，刘子光才发现院子变了许多，很多人家加盖了两层甚至三层的楼房。妈妈解释说，因为本地区快要拆迁了，加盖楼房能增加面积多要赔偿。但自家却依然是老样子，两间低矮的平房，外面是一个石棉瓦搭建的小厨房。

打开门锁，刘子光推门而入，一股霉味扑面而来，因为阳光都被挡住，家里自然阴暗潮湿。家中的陈设竟然还保持着八年前的模样，甚至连自己那间只有六平方的卧室也是老

样子。“爸爸呢？”刘子光问。

“在附近至诚花园上夜班还没回来。你看我差点忘了，赶紧打他的小灵通让他回家。”妈妈边说边拿起电话拨了半天，终于打通了，“喂喂”几声过后又“嗯嗯”两声，放下电话回过头来，满脸都是焦急：“你爸爸被人打了，现在在医院急救，这可怎么办啊？”

刘子光沉着道：“妈，不要慌，咱们先带钱去医院，救人要紧。”妈妈紧张地念叨着：“可千万别出事，咱家真的经不起折腾了。”说着腿就有些软。

一双有力的大手扶住了母亲。“一切有我，不会出事的。”儿子坚定的声音响起，如同给母亲打了一针强心剂。对啊，儿子回来了还有什么可怕的？不管多苦多难，有儿子顶着呢。母子二人打了一辆车来到市立医院。急诊室外面，两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中年人正在抽烟，看见刘子光母子过来赶紧迎上来：“嫂子你来了。老刘在里面，拍过片子了，刚进抢救室，公司领导过一会就来，嫂子你千万别急……”

急诊抢救室的门紧闭着，戴着口罩的医生护士在里面忙碌。母亲怕耽误医生救治，站在门口不敢进去，父亲的同事低声介绍着事情的来龙去脉。“老刘值的是后半夜到天明的班，咱们小区有两个门，为了方便管理，一进一出，早上五点多的时候，有辆宝马车堵在出口非要进去，老刘上去劝他，谁知道那家伙一脚就把老刘踹倒了，还拿出方向盘锁劈头盖脸地打老刘，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，就不是单单胳膊骨折这么简单的事情了。”

听说自家男人被人家如此欺凌殴打，母亲的眼泪又下来了。“凶手住在哪里？叫什么名字？”刘子光忽然插言问道。老张叹气道：“那人是做大生意的，开一辆香槟金的宝马越野车进进出出的，住在十六栋，具体哪一户

还真不知道。那人可不是善茬儿，两口子可凶着呢……”刘子光怒火中烧，一对铁拳捏得啪啪直响。

“妈，你先在这里守着，我去去就回。”刘子光说完转身就走。“小光，你去哪里？你快回来。”等母亲追出去，早已不见了儿子的身影。

至诚花园十六栋，楼下停车位上有一辆是香槟金色的宝马X5 SUV，很霸道地横在两个停车位上。刘子光从车窗看进去，一个粗大的方向盘锁扣在方向盘上。刘子光一拳打出，车门上顿时出现一个深深的凹坑，防盗报警器尖锐地啸叫起来，响彻小区。

楼上有一扇窗户打开，一张红彤彤的肉拓脸露了出来，由于角度问题，他没有看见刘子光，所以只拿着遥控器按了一下，警报声戛然而止，胖脸又缩了回去。刘子光看准了房子的位置，径直上到八楼，按了按门铃。

等了片刻，里面传出怒吼：“还让人睡觉了！干什么的？”刘子光说道：“我是物业的，邻居投诉您的汽车扰民……”防盗门忽然拉开，一个怒气冲冲的胖子站在门口，一脸的不耐烦：“有完没完了！”

刘子光二话没说，抓住胖子的头发往外一拽，顺势往过道里狠狠一掼，胖子一头撞在墙上，顿时血流满面。刘子光上前一步踩住胖子，冷冷地问道：“小区门口的保安是你打伤的吧？”

胖子这才明白过来，人家上门报仇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他呻吟道：“别打了，你要多少钱？”“早上用哪只手打的人？左手还是右手？”刘子光和和气气地问道，好像是在猜谜语一般。

“右……不，是左手，两只都不是，你饶了我吧。”胖子竟号啕大哭起来。刘子光不为所动，伸脚踩住胖子右胳膊肘，捏住他的前臂反关节猛力一拉，一声脆响，胳膊便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角度垂了下来。胖子直接休克了。

饭菜很可口，可口到骆非有些犹豫是不是要败兴地提起穆连江的话题。然而他不愿意再跟她继续纠缠下去，他晚饭前想解决所有的疑问。“我昨天听你妈说，你家有个亲戚去世了？”他一边切着羊排，一边装作漫不经心地说。

岳明明把刀叉放下。“是，去世了。”她淡淡地说，“被谋杀的。”骆非故作吃惊地张大嘴巴，“谋杀？”“谋杀，被刀刺中了心脏……很多刀。”岳明明认真解释说。“怎么会谋杀呢？为什么？他是干什么的？”“他是个出租车司机。”岳明明又提起刀叉，“警方说可能是抢劫杀人吧。”她一刀刀割着小羊排，看着鲜嫩的微微渗出血迹的食物，手微微有些颤抖，语气却是前所未有的轻松。

抢劫杀人？骆非顿住了。绝不可能！警方不会愚蠢到勘察完现场后下这么个判断！他慢慢眯起眼睛，那么不是警方给了于清华和岳明明假的线索，就是岳明明自己说谎了……很可能是后者。

骆非扬扬眉，漫不经心似的切着小羊排，“是什么亲戚啊？老家那边的吗？好像没听你说过。”岳明明的脸阴沉起来，低着头，声音轻轻的，“其实也不是什么亲戚，他是我妈的朋友……”“朋友？关系很好吗？”他故作不解地问道。“你没听我妈说过吗？”岳明明却反问起他了。他摇摇头，“你知道的，最近半年我都住在我妈那边……”

岳明明的眼睛闪过一丝羞愧，她轻咬下唇，停了片刻，“那个人是我妈以前的男朋友。”“是这样啊……”骆非想了想，“我昨天看到于姨，她好像也不太伤心。”“那个人是个混蛋。”岳明明抬起头，盯着骆非的眼睛，“他死了我很高兴。”她忽然变得坦率果敢起来。